

2000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博罗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 2000 年发掘报告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广东省博罗县横岭山商周时期 302 座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该墓地出土一批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品,为研究岭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书分为上、下篇和附录部分。上篇全面、客观、系统地介绍了本次发掘的资料。作者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将墓葬分为四期八段,树立了商末周初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尺度。下篇收录的研究文章,是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对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的重要研究成果。附录部分为相关的测试报告。

本书配有考古资料库光盘,内含 5000 多幅图片,包括每座墓葬的平剖面侧视图、器物线图、纹饰和刻划符号拓片,方便读者研究和使用的。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文物、美术方面的工作者及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 2000 年发掘报告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ISBN 7-03-015010-4

I. 博… II. 广… III. 墓葬(考古) — 发掘报告 — 博罗县 — 商周时代 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5182 号

责任编辑:杨新政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未经本社许可,数字图书馆不得使用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8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69 1/2 插页:39

印数:1—1 600 字数:1 636 000

定价:4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序 一

人类从过去走来，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历史。

在我们与先人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岁月如河，历史似链。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历史链条的一些环节脱落了，一些记忆片断遗失了。人类对于自己的过去，对于自己先人的认识总是不完全的，由此更激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于是有对历史不断的追寻，有考古，有研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形态，总之，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过去的体貌，都是我们想知道的。考古学运用自己独特的方法理论，发掘、收集、记录人们遗留下来的各种信息，并将其科学地阐释出来，变成一种知识，找回人类失去的记忆。由过去认识现在，借过去与现在编织未来，这既是人类求知的欲望，也是人类开拓未来的需要。

广东考古经过了几代人五十多年的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横岭山墓地是迄今为止广东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墓地，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广东省继马坝人化石、石峡文化墓地之后，又一个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考古发现。在广惠高速公路公司的大力支持下，2000年2~10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在公路用地范围内的山冈——横岭山上，发掘清理先秦墓葬300多座，出土了一批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等精美文物，为研究广东青铜时代、构建广东先秦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面对这样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了专家讨论会，根据与会学者的意见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尽快着手各项基础研究工作，整理发表报告的工作思路。四年后的今天，凝聚着考古人辛勤劳动的发掘报告终于面世，此报告所发表的资料全面、客观、科学、系统，注重多学科合作研究，对出土的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分别做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对广东的青铜时代和“方国”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是岭南地区古代文明发生和发展进程中非常有分量的亮点，也关乎岭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 and 作用。

广东地处祖国南疆，五岭层峦叠嶂，把广东、广西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分隔开来。境内地形复杂，以山地丘陵为主，河流众多，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均表明其社会发展相对中原明显滞后。先秦时期，广东的土著居民史称百越，具体被指称为南越。我国古代文献典籍虽然浩如烟海，但是汉以前关于南越的记载则寥寥无几。秦统一岭南以前，岭南的社会发展状况如何，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课题。广东何时进入青铜时代，与青铜时代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如何，有无发展到国家那样高的文明程度，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如何划分

等一系列问题还在探讨之中。

由于广东至今尚未发现青铜时代与“国家”相匹配的大型聚落、城市遗址、礼仪性建筑遗址，相应的研究受到限制。因此，对于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研究与评估仍将是我们将面临的长期课题之一，需要考古工作者一方面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发挥其在广东地区历史研究中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系统地整理历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特别是有计划的发表以往的田野考古资料，并有计划地开展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进行资料的共享和相关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例如对出土文物原产地方面的研究可能引出更多新鲜有趣的问题，令人更希望探求古南越与周边地区或更远的古代文化交流与传播规律，如此种种。这就要求考古工作者在进行与基本建设相关的保护文物的工作中，树立课题意识，并及时、主动和有计划地系统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将主动规划与被动应对相结合；注重基础研究，全面系统发表资料；加强横向合作，开展与周边兄弟省、区的合作研究，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氛围。对此，人们寄予厚望，广东考古工作者任重道远。

广东省文化厅厅长

曹汉元

2004年8月26日

序 二

2000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广东博罗横岭山商周墓地的考古发掘报告就要出版了，对于中国考古界，尤其是关注岭南考古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

横岭山墓地的发掘是配合广州到惠州的高速公路建设进行的，作为一个墓地来说，并未彻底揭露，不过，仅在施工的 8500 多平方米范围内，即已发现墓葬 332 座，其中商周时期墓葬 302 座。一次发掘中，发现如此多的商周墓葬，堪与马坝人化石、石峡文化、浮滨类型、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署苑囿遗址的发现相媲美。这是广东的又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对于广东地区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年代分期标尺来说，它的发现填补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缺环。考古发掘报告的作者，根据墓葬随葬器物的形制、花纹的分析，将商周时期的墓葬分为四期八段，第一期（一、二段）约在商周之际，第二期（三、四段）为西周早期，第三期（五、六段）为西周中晚期，第四期（七、八段）为春秋时期。作为一个单一的墓地，这是广东所见最为详细的分期了。以此为基础，上溯早于它的、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至晚商偏早阶段的深圳屋背岭墓地、浮滨类型早期遗存，下连晚于它的相当于中原地区春秋末至战国早期的清远马头岗、四会鸟旦山等铜器墓葬，广东地区相当于中原夏商周先秦时期的考古学分期标尺便基本完整地树立起来了。

第二，对于梳理岭南地区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来说，它的发现既提出了新的认识，也使大家认识到问题之复杂。岭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被简单地认为是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布范围，甚至将之归入一个统一的几何形印纹陶文化。大约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在苏秉琦先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下，人们发觉单凭几何形印纹这一种特征来概括在广大范围内发现的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考古学遗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1978 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我国江南地区几何形印纹陶学术讨论会”上，我们首次将含几何形印纹陶的遗存分为六区，其中五岭以南被分为粤东闽南和岭南两块。粤东闽南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遗存以浮滨类型为代表，岭南地区包括广东北、中、南部和广西，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遗存以石峡遗址中层、第四期墓葬、石峡遗址上层和清远马头岗东周铜器墓、始兴白石坪遗址、四会鸟旦山铜器墓葬等为代表，两区以东江为界，以东是粤东闽南区，以西属岭南区。而博罗横岭山商周墓地的发掘证明，其虽地处东江流域，但与浮滨类型却明显有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报告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年代推测部分明确指出“第一段墓葬出土的 1 件釉陶豆，属浮滨类型文化的产品，非本地生产。墓地还发现其他几件浮滨类型的原始瓷小

罐，可证不是孤例”。由此使我们看到，岭南地区，无论是新石器时代抑或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分区并非原先认识的那样简单。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岭南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区域，即粤东的梅江—韩江、榕江流域，粤中、粤北的东江、北江流域以及桂东北的桂江、贺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南地区及桂南的郁江流域，桂西北、桂北的红水河、柳江流域。以上五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其实都各有特点，发展、演变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因此，要真正建立起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三，对于阐明岭南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古文化的历程来说，它的发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的例证。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已与长江中游地区有了交往，深圳咸头岭、大黄沙等遗址出土的绳纹釜、罐、彩绘圈足白陶盘等从形制到花纹，都与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和大溪文化早期遗址中的同类器接近，其由长江流域传播而来是不容置疑的；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玉琮、玉牙璋等黄河流域流行的玉礼器在岭南不止一个地点有所发现，其间的联系有明显加强的趋势；进入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浮滨类型的釉陶、原始瓷及大型无阑石戈、青铜戈均分别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有着渊源关系。过去，岭南地区相当于西周时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知之不多，横岭山墓地的材料，不仅说明至迟自西周中期开始，以F纹（即通称的夔纹）为典型特征的文化因素，已逐渐渗入岭南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岭南区文化系统的统一，而回首夔纹、青铜鼎、青铜甬钟、长援直内带胡青铜戈、双翼青铜镞以及玉玦、水晶玦等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强大冲击，同时这些青铜器虽模仿中原但又为当地铸造的事实表明，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岭南地区至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虽然在整体文化面貌上尚绵延了一段时间，但至汉代，整个岭南地区已融入了中华古文化的大系统。

由以上介绍不难看出，横岭山商周墓地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推进广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年代标尺的完善，而且对于廓清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以及阐明岭南地区与长江及黄河流域文化的联系、发展和融入中华古文化的具体历程，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横岭山墓地的材料固然是重要的，但发掘工作能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尽量多而科学地采集古代先民遗留下来的信息，整理工作又能够科学地分析、综合研究这些信息，并将其客观、系统地提取出来，编写成考古发掘报告，使考古界同仁和有兴趣的研究者都能方便使用，则是保证这些材料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横岭山墓地发掘期间，我曾有幸亲临现场参观，考古队成员顶着炎炎烈日，手拿小铲，在南方特有的红壤土上刮来刮去寻找墓边的执着态度，将墓坑填土中发现的碎陶片对来对去，看是否可以拼对复原从而判断其性质的认真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是配合基本建设，一种情况是放任自流，靠技工去挖去拣，一种是像带着课题主动发掘一样，一丝不苟。两种态度，两种结果。横岭山墓地的发掘，正是在工地负责人以身作则的带领下，采用了认真负责的态度，从而保证了所获资料信息的科学性与可信性。在发掘资料运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期间，2003年我也曾有机会前往观摩学习，就随葬器物的分型分式、墓葬分期及年代推断等问题，同报告编写工作的主持人吴海贵同志做过深入的讨论。我发觉他们对材料的处理特别细致，对任何东西都是琢磨又琢磨，决不轻易放过，生怕从自己眼皮底下丢失隐含其中的信息。但同时又特别果断，一方面表现在只要是自己从材料分析中概括出来的看法和观点，尽管与传统认识不同或与大家学者的看法相左，但总是敢于坚持己见，决不随波逐流；一方面表现在敢于大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解析所获资料，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归入报告正文。正是细致、果断两者的有机结合，才使《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达到了既有丰富的资料性，又有严谨的科学性的要求，成为当前所见众多考古发掘报告中较好的典范。

该报告丰富的资料性，突出表现在对发掘的300多座墓葬，不论形制大小、随葬品多寡有无，都一一详作介绍，除文字描述，都配有墓葬的平剖面侧视图、出土器物图、出土器物的纹饰及刻划符号的拓本和必要的照片，并列有各种附表，同时将多学科的相关研究论文收入报告的下篇，将相关分析测试报告收入附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读者的要求。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报告对墓葬填土中出土陶片的处理。一般来说，

墓葬填土中出土的陶片是不能归入随葬品的，但横岭山许多墓葬中都出土碎陶片，这些碎陶片有的又可以拼对成完整器物的现象在田野发掘时就曾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有的残碎器物当时就被编入随葬品了。报告的作者在器物类型学分类、墓葬分期排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经对填土陶片的拼对、修复和认真分析，又将一些器物个体归入随葬器物之列，使一些墓葬的随葬品构成完备的器物组合。墓葬随葬品一部分放置于墓室底部，一部分砸碎后放置填土之中的现象，乃是当地特殊埋葬风俗所造成的。做出这种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如果对这种屡屡出现的现象不作分析，仍然按照一般认识和做法处理，将之视为与随葬品无关的填土陶片对待，就会丧失资料的完整性，造成读者对随葬品组合的错误认识。例如 M291，墓口长 3、宽 1 米，墓底长 2.8、宽 0.75 米，墓坑存深 0.9 米，在横岭山墓地中应该是中型偏大一些的墓，发掘时仅在墓底北端出土 1 件陶罐，而墓室填土中则出土一堆碎陶片，经拼对复原出 2 件陶罐、1 件陶甗，3 件不能复原的陶瓮个体的残片则较少。如果按照常规，将这 6 件器物作为填土陶片排除在外，那么这座不算太小的墓就只有 1 件随葬品了，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墓葬填土中陶瓷器残片的属性又是复杂的，有随葬品砸碎的可能，也有下葬时混进的可能，报告的作者只是将部分器物归入随葬品，并在增加的器物编号后做了标记，后缀“(+)”。对于其他器物个体的残片，则尽量多地选作标本来发表，这种详尽公布资料的做法非常难得，值得称赞。

报告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上篇第二章墓葬综述部分。作者在交代层位关系、墓地布局和墓葬概况之后，用较大的篇幅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研究，严格按照类型学方法，将各类器物分型分式，理清形制、纹饰的演变轨迹，并以此为基础，对 206 座出土随葬品的墓葬做了分期和年代推断，使大多数墓葬有了时段归属，从而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掌握整个墓地墓葬形制及随葬的各类器物的演变规律。继之再读第三章，按照期别从早到晚的顺序对各个墓葬的分述，显得条理分别、眉目清楚，方便读者对各期段文化特征的整体了解，无杂乱无序之感。当然，这是每一部考古发掘报告都应具备的最基础的研究，都应达到的要求。报告的作者通过自己的分析，将 6 件田野发掘时编入随葬品的陶瓷器排除随葬品之列，又对 6 件被编入随葬品的陶瓷器的属性产生怀疑，排除和怀疑的理由在墓葬分述中一一作了交代，并将这些器物的资料详实公布出来，在原有器物编号上后缀“(-)”和“(?)”。这种处理材料的做法是很新颖的，既客观地忠实于原始的田野资料，又有主观的审慎分析，同将填土中出土的残碎器物归入随葬品一样，在器物编号后加上标记，以提示读者这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其他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需要慎重，当然也需要将来更多的发现来验证。无论如何，作者并没有将那些与自己的研究结论相左的田野考古资料隐瞒不报，即使作者的主观判断错误，将来也有更正的可能，并不损害报告的科学性。报告的科学性还表现在大量应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报告下篇的研究文章主要是运用现代各种科技手段，在对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石器进行多种分析测试的基础上而展开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横岭山和屋背岭出土原始瓷胎元素组成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明显有别，表明产地非一。通过对横岭山出土原始瓷的黑青色釉和青釉成分的分析，以及与浮滨类型黑青色釉原始瓷的对比，推断青釉可能在博罗本地烧制，而黑青色釉可能在浮滨类型分布地区烧制。用 INAA 和 WDXRF 方法测得硬陶和原始瓷所用原料不同，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瓷即是硬陶加釉的误解。这些论断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这些器物本身及其工艺技术的认识，同时也为探讨其产地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通过对 8 件青铜器成分和金相组织的分析、对青铜甬钟音响的实验与分析、对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也极其富有新意，给人启迪。参加报告编写工作的几位同志基于自己的基础研究，对双 F 纹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显示了其较强的分析能力，既有新意又有说服力。报告没有将这些研究论文列入附录而是作为正文看待，表明作者已将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开始看作新时期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发展方向。这是难能可贵和富有远见的。

该报告除在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外，最大的创新就是随书附有内含大量图片的光盘。光盘中有大量的现场照片和器物照片，丰富了报告的信息量，使之与信息总量的比值增加，令人有亲临现场观摩实物之感。书中发表的墓葬平剖面侧视图、器物线图、纹饰和刻划符号的拓片全部收在其中，并设有储存、打印等功能，可方便其他研究者将来使用。点击“器物分类”、“纹饰”、“刻划符号”模块，既可了解各类器物、各种纹饰和符号的特征，也可对报告作者的分类工作进行检讨。总之，随书配备此类光盘是一种崭新的理念，为其他研究者能够全面系统地

重新进行研究，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可能。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如此公布资料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 2000 年发掘报告》对新时期如何编写达到大家期望的高质量的考古发掘报告做出了新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是要特别向发掘者、整理者、编写者和主持者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他们和对岭南考古有兴趣的朋友，能就报告中已经展开的研究和新提出的问题，例如年代分期、文明发展程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族属等问题，继续做出新的探讨，共同推进岭南考古向更高层次发展。

李伯谦

2005 年 2 月 14 日

目 录

上 篇

序一	曹淳亮 (i)
序二	李伯谦 (iii)
第一章 概述	(3)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3)
一 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3)
二 历史沿革	(3)
第二节 发掘经过与报告编写	(3)
一 发现、发掘经过	(3)
二 整理、研究与报告编写	(8)
第二章 墓葬综述	(9)
第一节 层位关系与墓地布局	(9)
第二节 墓葬概况	(9)
第三节 出土器物	(10)
一 陶器	(11)
二 原始瓷器	(39)
三 釉陶器	(41)
四 青铜器	(41)
五 玉石器	(43)
第四节 墓葬分期	(44)
第五节 年代推测	(47)
第三章 墓葬分述	(70)
第一节 墓葬分述的几点说明	(70)

一 墓葬分述顺序	(70)
二 墓葬填土包含物标本的选择	(79)
三 分述凡例	(79)
第二节 第一期墓葬	(79)
一 第一段墓葬	(79)
二 第二段墓葬	(90)
第三节 第二期墓葬	(98)
一 第三段墓葬	(98)
二 第四段墓葬	(106)
第四节 第三期墓葬	(119)
一 第五段墓葬	(119)
(一) A 组	(119)
(二) B 组	(147)
二 第六段墓葬	(187)
(一) A 组	(187)
(二) B 组	(209)
三 未归入段别墓葬	(223)
第五节 第四期墓葬	(226)
一 第七段墓葬	(226)
(一) A 组	(226)
(二) B 组	(238)
二 第八段墓葬	(284)
(一) A 组	(284)
(二) B 组	(317)
三 未归入段别墓葬	(362)
第六节 期别不明墓葬	(370)
一 有随葬品墓葬	(370)
二 无随葬品墓葬	(380)
第七节 秦汉时期墓葬	(387)
第四章 地层出土遗物	(392)
一 陶器	(392)
二 原始瓷器	(422)
三 青铜器	(426)
四 石器	(426)
五 秦汉时期陶器	(428)

下 篇

双 F 纹源流初探	吴海贵 吴孝斌 曹子钧	(431)
横岭山墓葬群出土陶器及原始瓷器的科学技术研究	吴 隽 李家治 吴 瑞 邓泽群 朱铁拳	(441)
横岭山墓地出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陶瓷的 INAA 和 WDXRF 研究	王建平 陈铁梅	(451)
横岭山先秦墓地原始瓷釉的化学成分分析	李青会 干福熹	(457)

横岭山墓地出土的 8 件青铜器成分和金相组织	孙淑云 (462)
横岭山墓地青铜甬钟音响实验与分析	李幼平 (469)
横岭山先秦墓地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方案	莫 鹏 (472)
横岭山商周墓地出土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	丘志力 吴 沫 (483)
横岭山商周墓地出土玉器探析	吴 沫 丘志力 (499)
横岭山商周墓地出土玉器中蜡加工工艺的初步发现	丘志力 吴 沫 魏巧坤 (507)

附 录

附录一 横岭山先秦墓地碳-14 测试报告	北京大学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 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 (511)
附录二 横岭山先秦墓地碳-14 测试报告	广州地理研究所 (512)
附录三 横岭山先秦墓地孢粉和植物硅酸体分析报告	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古环境研究室 (513)
附录四 横岭山先秦墓地土样化学分析报告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514)
后 记	(516)
英文提要	(518)

插图目录

图一	横岭山墓地在岭南地理环境中的位置示意图	(4)
图二	横岭山墓地在珠江三角洲地理环境中的位置示意图	(5)
图三	横岭山墓地地理环境图	(6)
图四	横岭山墓地发掘范围图	(7)
图五	横岭山墓地墓葬分布图	(插页)
图六	席纹、曲折纹	(12)
图七	重菱格纹	(12)
图八	菱格凸块纹	(13)
图九	重菱格凸块(点)纹	(13)
图一〇	阴线双F纹	(14)
图一一	带点(圈)阴线双F纹	(15)
图一二	阳线双F纹	(15)
图一三	浮雕状双F纹	(16)
图一四	重圈纹、同心圆纹、重三角纹	(16)
图一五	云雷纹	(17)
图一六	方格纹及其与其他纹饰组合纹	(17)
图一七	戳印纹、刻划纹及垫席印痕	(18)
图一八	未定名纹饰	(18)
图一九	甲类平底陶罐	(26)
图二〇	甲类圈足与甲类凹底陶罐	(26)
图二一	甲类圜底陶罐	(27)
图二二	甲类圜底陶罐	(27)
图二三	甲类圜底陶罐	(28)
图二四	甲类圜底陶罐	(29)
图二五	甲类圜底陶罐	(30)
图二六	甲类圜底陶罐	(30)
图二七	乙类平底与乙类圈足陶罐	(30)
图二八	乙类圜底与丙类陶罐	(31)
图二九	甲类陶釜	(31)
图三〇	甲类与乙类陶釜	(32)
图三一	陶瓮	(33)
图三二	陶瓮	(34)
图三三	陶簋	(35)
图三四	陶甗	(35)
图三五	直壁陶豆	(36)

图三六	曲壁陶豆	(37)
图三七	曲壁陶豆	(38)
图三八	钵形陶豆	(38)
图三九	陶纺轮	(39)
图四〇	直壁原始瓷豆	(40)
图四一	曲壁原始瓷豆	(40)
图四二	钵形原始瓷豆与釉陶豆	(41)
图四三	青铜镞	(42)
图四四	青铜斧	(42)
图四五	玉玦	(44)
图四六	水晶玦	(44)
图四七 (一)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一)	(49)
图四七 (二)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二)	(50)
图四七 (三)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三)	(52)
图四七 (四)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四)	(54)
图四七 (五)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五)	(56)
图四七 (六)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六)	(58)
图四七 (七)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七)	(60)
图四七 (八)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八)	(62)
图四七 (九)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九)	(64)
图四七 (一〇)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一〇)	(65)
图四七 (一一)	各期段组器物组合图 (一一)	(66)
图四八	M058 平剖面侧视图	(80)
图四九	M147 平剖面侧视图	(80)
图五〇	M058、M147 出土器物	(81)
图五一	M213 平剖面侧视图	(81)
图五二	M213 出土器物	(82)
图五三	M213 器物纹饰拓本	(83)
图五四	M222 平剖面侧视图	(83)
图五五	M248 平剖面侧视图	(84)
图五六	M222、M248 出土器物	(84)
图五七	M275 平剖面侧视图	(85)
图五八	M275 出土器物	(85)
图五九	M275 出土器物	(86)
图六〇	M275 器物纹饰拓本	(86)
图六一	M281 平剖面侧视图	(87)
图六二	M281 出土器物	(87)
图六三	M281 器物纹饰拓本	(87)
图六四	M290 平剖面侧视图	(87)
图六五	M296 平剖面侧视图	(88)
图六六	M290、M296 出土器物	(88)
图六七	M298 平剖面侧视图	(89)
图六八	M298 出土器物	(89)
图六九	M298 器物纹饰拓本	(90)

图七〇	M013 平剖面侧视图	(90)
图七一	M013 出土器物及器物纹饰拓本	(91)
图七二	M016 平剖面侧视图	(91)
图七三	M016 出土器物	(92)
图七四	M016 器物纹饰拓本	(92)
图七五	M119 平剖面侧视图	(93)
图七六	M119 出土器物	(93)
图七七	M119 器物纹饰拓本	(93)
图七八	M165 平剖面侧视图	(94)
图七九	M165 出土器物	(95)
图八〇	M165 器物纹饰拓本	(95)
图八一	M299 平剖面侧视图	(95)
图八二	M299 出土器物	(96)
图八三	M299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97)
图八四	M309 平剖面侧视图	(97)
图八五	M324 平剖面侧视图	(98)
图八六	M309、M324 出土器物	(98)
图八七	M054 平剖面侧视图	(99)
图八八	M152 平剖面侧视图	(99)
图八九	M054、M152 出土器物	(100)
图九〇	M242 平剖面侧视图	(100)
图九一	M242 出土器物	(101)
图九二	M242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02)
图九三	M331 平剖面侧视图	(103)
图九四	M331 出土器物	(104)
图九五	M331 器物纹饰拓本	(104)
图九六	M332 平剖面侧视图	(104)
图九七	M332 出土器物	(105)
图九八	M332 器物纹饰拓本	(105)
图九九	M104 平剖面侧视图	(105)
图一〇〇	M104 出土器物	(106)
图一〇一	M104 陶瓷器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07)
图一〇二	M177 平剖面侧视图	(107)
图一〇三	M177 出土器物	(108)
图一〇四	M177 填土标本纹饰拓本	(108)
图一〇五	M192 平剖面侧视图	(109)
图一〇六	M192 出土器物及器物纹饰拓本	(109)
图一〇七	M194 平剖面侧视图	(110)
图一〇八	M194 出土器物	(110)
图一〇九	M194 器物纹饰拓本	(111)
图一一〇	M218 平剖面侧视图	(111)
图一一一	M218 出土器物	(111)
图一一二	M218 器物纹饰拓本	(112)
图一一三	M221 平剖面侧视图	(112)

图一一四	M221 出土器物	(112)
图一一五	M221 器物纹饰拓本	(113)
图一一六	M241 平剖面侧视图	(113)
图一一七	M241 出土器物	(113)
图一一八	M241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14)
图一一九	M245 平剖面侧视图	(114)
图一二〇	M245 出土器物	(115)
图一二一	M245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16)
图一二二	M268 平剖面侧视图	(116)
图一二三	M268 出土器物	(117)
图一二四	M268 器物纹饰拓本	(117)
图一二五	M328 平剖面侧视图	(118)
图一二六	M328 出土器物	(118)
图一二七	M328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18)
图一二八	M038 平剖面侧视图	(119)
图一二九	M038 出土器物	(120)
图一三〇	M038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21)
图一三一	M038 器物纹饰拓本	(122)
图一三二	M039 平剖面侧视图	(122)
图一三三	M039 出土器物	(123)
图一三四	M039 器物纹饰拓本	(123)
图一三五	M047 平剖面侧视图	(124)
图一三六	M047 出土器物	(124)
图一三七	M047 器物纹饰拓本	(125)
图一三八	M048 平剖面侧视图	(125)
图一三九	M048 出土器物	(126)
图一四〇	M048 器物纹饰拓本	(126)
图一四一	M050 平剖面侧视图	(126)
图一四二	M050 出土器物	(127)
图一四三	M050 陶瓷器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27)
图一四四	M051 平剖面侧视图	(128)
图一四五	M051 出土器物	(129)
图一四六	M051 器物纹饰拓本	(129)
图一四七	M086 出土器物	(130)
图一四八	M086 器物纹饰拓本	(130)
图一四九	M094 平剖面侧视图	(131)
图一五〇	M094 出土器物	(131)
图一五一	M103 平剖面侧视图	(132)
图一五二	M103 出土器物	(132)
图一五三	M103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33)
图一五四	M166 平剖面侧视图	(133)
图一五五	M166 出土器物	(134)
图一五六	M166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34)
图一五七	M172 平剖面侧视图	(134)

图一五八	M172 出土器物	(135)
图一五九	M172 器物纹饰拓本	(135)
图一六〇	M182 平剖面侧视图	(135)
图一六一	M182 出土的青铜甬钟	(136)
图一六二	M182 出土的青铜甬钟	(137)
图一六三	M182 出土的青铜甬钟舞部纹饰拓本	(137)
图一六四	M182:1 青铜甬钟纹饰拓本	(138)
图一六五	M182:18 青铜甬钟纹饰拓本	(139)
图一六六	M182 出土的青铜器	(140)
图一六七	M182:2 青铜戈纹饰拓本	(141)
图一六八	M182 出土器物	(142)
图一六九	M182 陶瓷器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43)
图一七〇	M185 平剖面侧视图	(143)
图一七一	M185 出土器物	(144)
图一七二	M215 平剖面侧视图	(144)
图一七三	M215 出土器物	(145)
图一七四	M215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46)
图一七五	M293 平剖面侧视图	(147)
图一七六	M293 出土器物	(148)
图一七七	M293 出土玉玦	(148)
图一七八	M293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49)
图一七九	M304 平剖面侧视图	(149)
图一八〇	M304 出土器物	(150)
图一八一	M304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51)
图一八二	M021 平剖面侧视图	(152)
图一八三	M021 出土器物	(152)
图一八四	M021 陶壶刻划符号拓本	(152)
图一八五	M037 平剖面侧视图	(153)
图一八六	M037 出土器物	(153)
图一八七	M037 出土器物刻划符号拓本	(153)
图一八八	M040 平剖面侧视图	(154)
图一八九	M040 出土器物	(154)
图一九〇	M040 出土陶瓮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54)
图一九一	M043 平剖面侧视图	(155)
图一九二	M043 出土器物	(155)
图一九三	M043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55)
图一九四	M081 平剖面侧视图	(156)
图一九五	M081 出土器物	(157)
图一九六	M081 出土陶瓷器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58)
图一九七	M101 平剖面侧视图	(159)
图一九八	M101 出土器物	(159)
图一九九	M101 器物纹饰及刻划符号拓本	(159)
图二〇〇	M105 平剖面侧视图	(160)
图二〇一	M105 出土器物	(160)